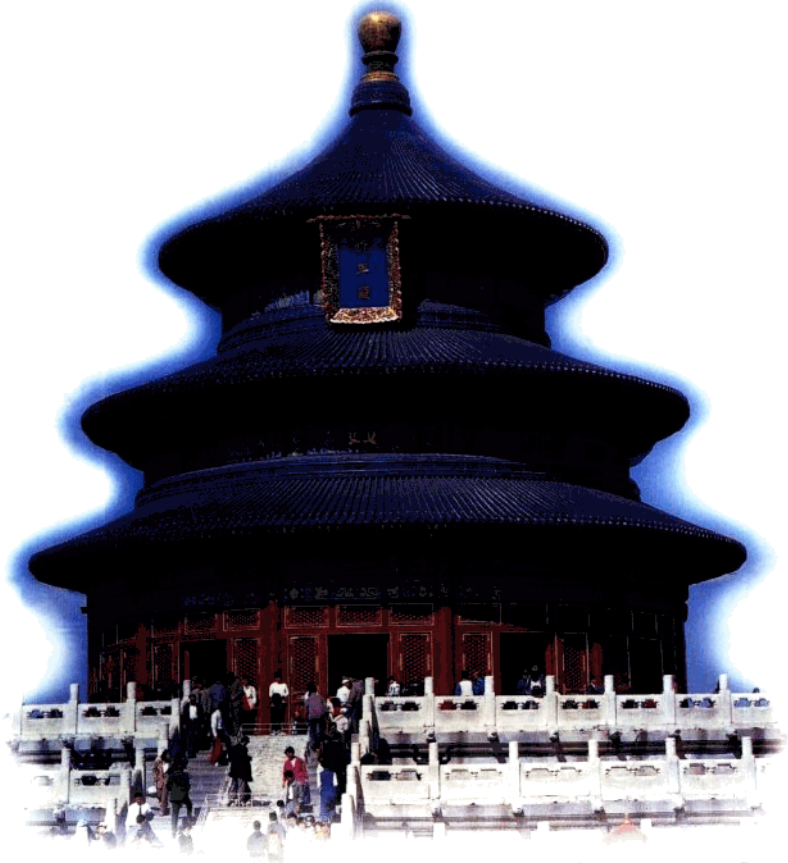




北京览胜丛书
主编 侯仁之



天坛

THE TEMPLE OF HEAVEN

姚安著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览胜丛书

天坛

姚安 著

THE TEMPLE OF HEAVEN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坛/姚安著. —北京: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9

ISBN 7-80501-215-6

I. 天… I. 姚… III. 天坛-画册

N. K928.7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846 号

天 坛

TIAN TAN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4.5 印数:1—5000

ISBN 7-80501-215-6/J·210

定价:9.50 元

序

侯仁之

北京是一座拥有 3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特别是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国都而崛起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我国封建时代国都建筑艺术之集大成的典范，而且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现代的大都会，正是这样特殊的历史积淀和无与伦比的地位，使北京成为全人类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名城。

尽管岁月的沧桑和人为的因素，北京旧城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如今不仅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且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受到精心保护。北京所拥有的辉煌壮丽的宫阙建筑，气势恢宏的庙宇祠坛，丰美多姿的大小园林，不可胜数的亭台楼阁、城垣陵墓和散在民间的深宅大院、旧日民居，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文化遗址和革命史迹等等，既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具有代表性的杰作，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载体，它是历史的精华，民族的骄傲，包含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得 1984 年我应美国康奈尔大学之邀，在该校研究工作期间，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和保存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该条约是 1975 年生效的，当

时我国尚未加入该保护公约。于是，回国之后，我于1985年4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建议我国应尽早加入该公约的提案，并由其他三位政协委员联合签名，这一提案终获批准。嗣后，我国正式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万里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北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自然文化遗产率先列入该公约的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名单，受到全世界的格外重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览胜丛书》，选择北京最具有特色、凝集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建筑大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详尽介绍其建制沿革、建筑风格、艺术与实用功能，旁及其兴衰历程和蕴涵其间的历史烟云，其意义自不待言。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套丛书为保存古都风貌留下了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录。然而它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因为随着人们对古都北京的历史缅怀日渐浓烈，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这套丛书的面世将会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北京的深入了解，进而更加珍惜北京珍贵的历史文化，更加热爱这座伟大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正是丛书的编者、作者们寄以希望之所在。

北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于
北京医院

目 录

引 言	(1)
一、礼乐自天子出——神坛故事	(5)
二、玲珑皇宫——斋宫	(33)
三、神秘祭台——圜丘	(49)
四、与天通声息——祈年殿	(77)
五、宴席之所——神库、神厨、宰牲亭	(103)
六、皇家音乐学府——神乐署	(119)
七、北京的标志——天坛	(127)
结 语	(133)

引 言

北京城的东南，有一大片著名的园林，它位于永定门内大街东侧。灰色城砖的围墙，南方北圆，围墙里古老的苍松翠柏间有着同样古老的大型建筑，它原是古代祭天祈谷、缅怀祖先的地方，称天坛，今被辟为天坛公园。

到天坛去，要绕着坛墙走半天，进入天坛，更觉得它大。据《中国名胜辞典》，天坛占地 273 万平方米，比故宫占地 72 万平方米，大出 3 倍多，可真够大啊。凡到过天坛的人无不为其建筑的恢弘壮美所打动，为其森森古柏与神殿、神坛共同营造的神秘静谧的氛围所感染。天坛肃穆庄严、明朗宏阔，仿佛真能与神交流，与天接近。

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把“天”视作至高无上、具有无比权威的万物主宰，皇帝称“天子”，授“天命”，揭竿而起者称“替天行道”，一切无法改变的事情均被称作“天意”，有谁敢触怒上苍，那必遭“天谴”。人在大自然面前，只能听天由命。于是人们建造神殿供奉天神，建造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祈求天神的佑护。

天坛是古人祭天的地方，百姓可以祈福于天，但惟有天子才有祭天的权利，在二十四史帝王本纪中几乎年年都有皇帝祭天祀圜丘的记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有过祭天的盛举，现今发现最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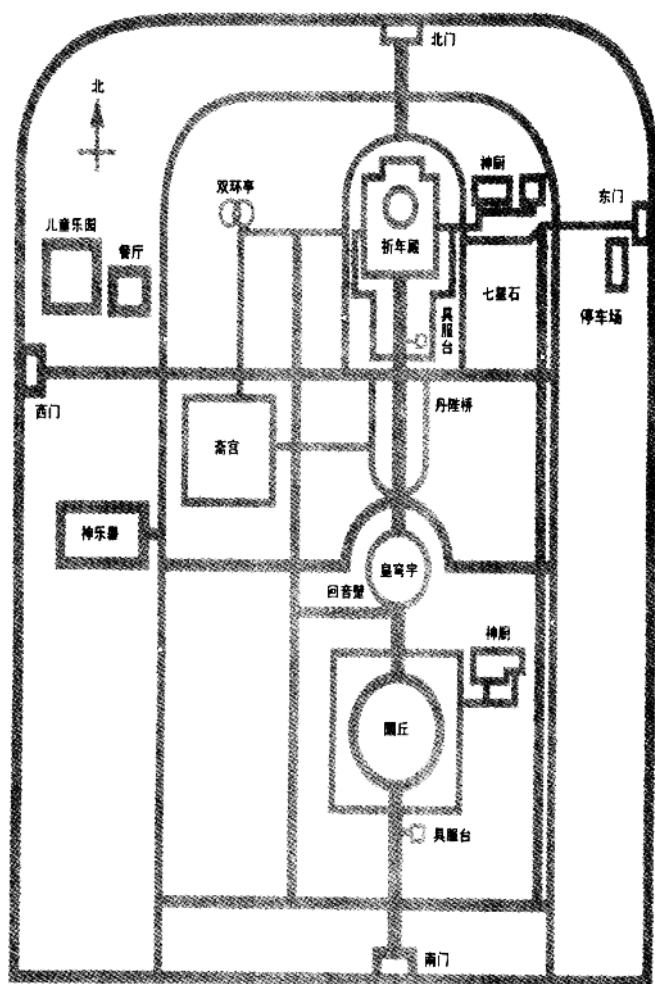
祭天台距今大约有六千年。辽西的牛河梁、东山嘴遗址，内蒙古的大青山遗址，浙江余杭的瑶山良渚文化大型祭坛，都被考古学界判定为具有祭天的功用。从商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一直至明清各代皇帝都曾祭天典礼的主角。祭天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历朝历代都建有天坛，建造者把人们对天的理解，对天神无限敬仰的情怀都融进了建筑中。岁月沧桑，古代祭天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明清北京天坛，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距今已有580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是中国宫殿坛庙建筑的最后高潮时期，北京天坛借鉴了历代祭天建筑的长处，又经过明嘉靖朝和清乾隆朝的增建和扩建，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上，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在建筑上的完美体现。

天坛建筑布局呈“回”字型，由两道坛墙围成内外两坛，内坛又分南北两部分，北部是祈谷坛建筑群，南部为圜丘坛建筑群，一条石幔大道纵贯南北，南为洁白如玉的祭天台，用于冬至祭天；北有蓝瓦金顶的圆形大殿，用于孟春祈谷；路西则是精巧别致的方形殿宇，是皇帝举行祭天大典前沐浴、斋戒的斋宫，南北各有与其功能相适应的附属建筑：宰牲亭、神厨、神库等。此外，西外坛南部有神乐署，是培养祭祀乐舞生和演陈礼乐的场所，神乐署南部有牺牲所，是专为大祀、中祀饲养祭祀用牲的地方（现已无存）。天坛面积广阔，主要建筑只占整体布局的1/20，且各具特色，极富象征含义。中国古人对“天”的理解，诸如“天为阳，地为阴”、“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都有具体体现。围墙体现“方地为舆，圆天为盖”，祈年殿、皇穹宇、圜丘台俱为圆形，象征天圆，殿顶一色蓝琉璃瓦，象征至高无上的青天，坛内遍植苍翠柏树，肃穆静谧，主体建筑在大片柏林衬托下，越发显得雄浑宏阔。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自建成以来，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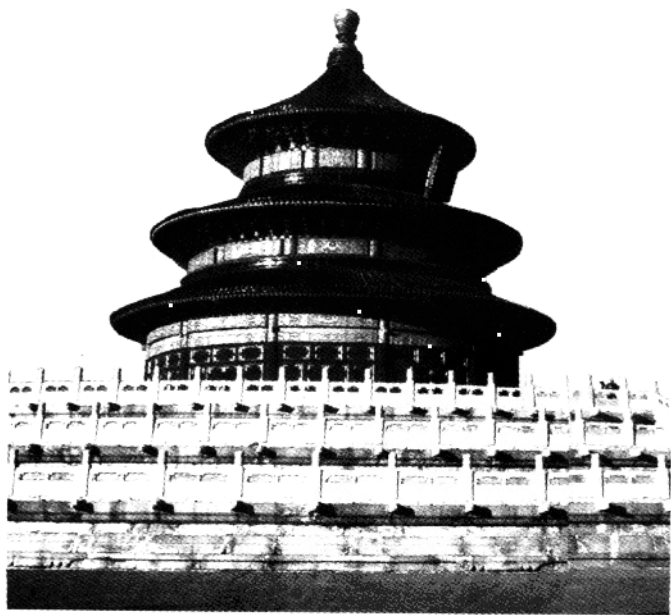
十多位皇帝在此举行过隆重的祭天盛典。民国七年（1918年）天坛作为公园开放，完成了由皇家祭坛到社会公园的功能性转变。解放后，天坛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残损的古建获得整修，古柏得到养护，昔日百姓不能涉足的帝王祭天神坛，今天已是闻名世界的游览胜地。

一进大门，茂密的树木隔开了尘世的喧嚣，抬眼望去，朱柱白栏，蓝瓦红墙，神殿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遥远的地方传来空灵的祭天音乐，单纯朴素仿佛天籁之音，间或有一两声钟声飘散开来，一下子抓住了你的心……你进入了有着580年历史的神秘皇家祭坛——天坛。这里不仅是祭祀圣地，更是蕴涵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建筑学、绘画、音乐等诸多知识的文化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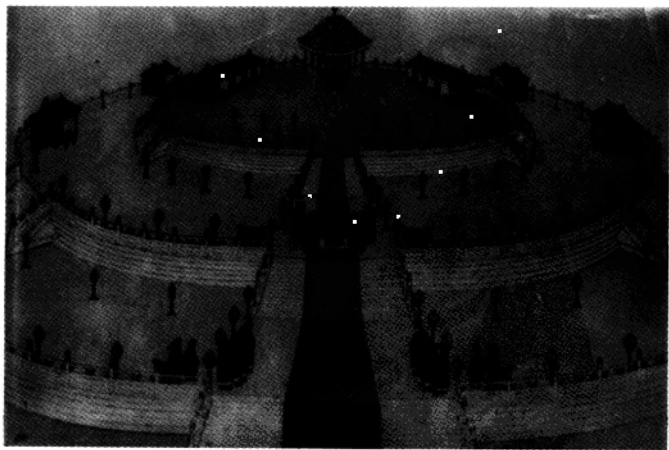
天坛导游图

一、礼乐自天子出——神坛故事



祈年殿

远古时，人类不了解自然界的奥秘，对于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深感困惑，特别是对雷电、日食、月食，洪水泛滥，地震海啸等现象更为恐惧，认为是看不见的神灵使然。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经对山川日月等顶礼膜拜，产生了多神崇拜。殷商时代，凡有大事，如战争、农业收成、疾病等，都要用甲骨来占卜，人们向上帝和祖先卜问，希望能得到上天上帝及祖先的庇佑。此时，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成为对上天上帝的崇拜。上帝主宰宇宙万物和人世的一切。商王受命于天，代表天帝行使权力。到了商纣衰败，兴起的周朝也是用天命来讨伐商朝。周武王东征时站在黄河边上说：“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义民，朕梦协朕卜。”^①大意是上天惠爱百姓，国君应奉行天意(商纣罪恶多端，声称自己有天命，敬天但不实行)。上天要我治理百姓，我的梦符合我的卜兆。



清代祀天图

春秋时，诸王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号进行统治。孔子非常称赞西周的政治思想，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②以后孔子的门徒根据西周敬奉天意，祭祀上帝，编出《周礼》等书，把祭天礼仪化了。此后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严格的祭天礼仪，虽各有定例，但皆源自《周礼》。

历史上盛称的封禅，（即祭天地。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写春秋时齐桓公称霸，大会诸侯，想封禅。辅臣管仲说古来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即受天命统治了全国后才能封禅。意思是齐桓公不过是诸侯国王，不能代表天下祭祀天地。经管仲劝说，齐桓公才没有封禅。秦始皇即位第三年（前244年）东巡郡县，曾召儒生七十二人，到泰山下讨论怎样封禅，意见不一。而后秦始皇自定仪式，从南坡到泰山顶“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③然后从北坡下山，禅于梁父。这是封禅祭天地的开始。

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召集儒生讨论怎样封禅，并把用于祭祀的礼器给儒生们看，经过长期准备，汉武帝在泰山东方设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坛下藏有玉牒书，行郊祀太一大礼，汉武帝身穿黄衣，在乐声中跪拜。

秦皇汉武之后，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三十二年（56年）二月，也举行了封禅泰山的大典，他在山顶刻石中引用大量谶书，证明自己封禅泰山，完全是上应天命，祭祀典礼较秦皇汉武更为盛大隆重。

有关帝王的祭天活动，各史的帝王本纪有详细记载，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二十四史有关礼制的记述中也能看到，如：

“（天兴）二年春正月甲子，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返。”^④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于圜丘，大赦。”^⑤

“南郊坛在丰宜门外。”^⑥

可以说，帝王祭天活动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祭天建筑也随着礼制的完善而日渐形成规模。

北京祭天建筑溯源

古都北京，自西周初至战国末，作为诸侯封国蓟、燕的都城，已有祭天建筑的雏形。从东晋至辽代的八百年间，北京迭次成为前燕、后燕的都城和辽朝的陪都。辽亡金兴，金以北京为中都，仿北宋都城东京的规制，就辽南京城改建而成。中都宫阙壮丽，殿阁林立，建筑雄伟，“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此”，城外有天、地、日、月四坛，分列南、北、东、西四方，《金史·章宗本纪》载：“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戊戌，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承安二年(1197年)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可见章宗在南郊祭天。《宸垣识略》称“金中都郊天台在南城外，丰宜门者，金之南门，丰台疑即拜郊台，故曰丰台。”此说虽未被最终确认，但丰台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

元代忽必烈建大都城后，在大都城南丽正门外七里建祭天台，坛为三层圆形石台。坛区占地20多公顷，除祭天台外内设燎炉、神库、演乐堂、斋房、涤养牺牲所等，对明清郊坛的建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早期祭天建筑

历朝历代都曾建造祭天台，但皇帝每年都到郊坛举行祭天大典实为罕有，大多是祭无常例，或每三年一祭，或每两年一祭，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则“一岁一郊”，从无懈怠。农民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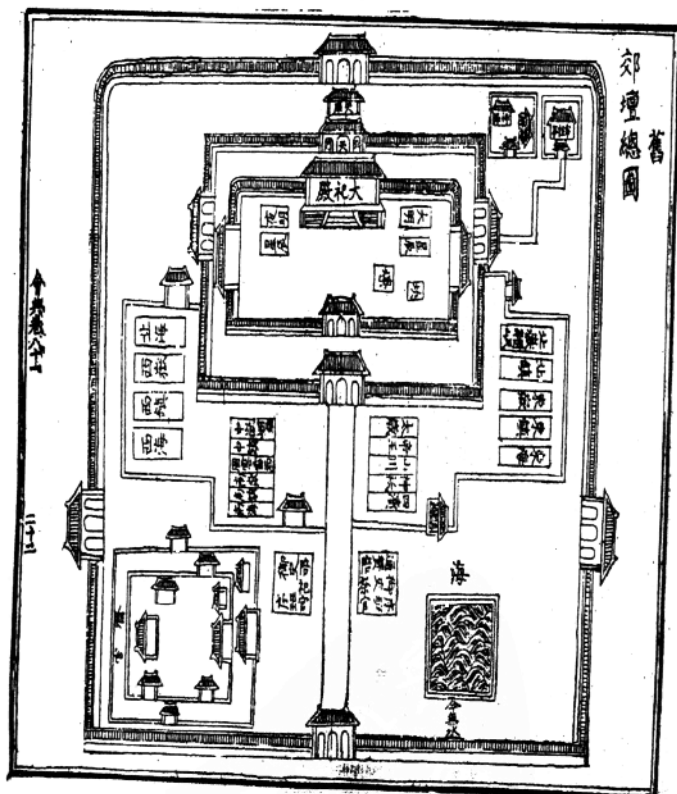
帝朱元璋笃信神灵，他以为门庭的急变除了人为之外，惟天意莫属。因此，朱皇帝登基前，便建坛谢天，登基后更是亲率文武大臣，冬祭天，夏祭地，年年不辍。为了这份信仰，甚至更改古制，将分祭天地改为合祭天地，难怪后来的康熙皇帝都钦佩他“德配天地”。

朱元璋自称吴王第一年（1367年）就已建立圜丘、方丘、社稷坛，俨然一幅帝王之相。次年（1368年），朱元璋真正当了皇帝并定都南京，又在南京大兴土木，掩饰不住对皇天上帝感恩回报，建圜丘于南京城外钟山之阳，建方丘于钟山之阴。此时所建的圜丘同他第一次所建规模大小相同。仅过了三年即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便不满足于现有的祭祀建筑，重又下令改筑圜丘、方泽，并亲自修订礼乐，制定祭祀冕服制度，实行天地分祀，并对此十分重视。从一介草民至贵为天子，在朱皇帝看来是天意使然。因此，每年必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典礼，这在从前历史上是少有的。

也许是太耗费精力也耗费财力，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每次祭祀，朱元璋都亲率百官行礼，使得有时候国事也受到影响。但朱元璋笃信神明，每年祭祀仍然坚持不懈。洪武十年（1377年）秋，朱元璋有感于斋戒期间阴雨绵绵，加上京师地区出现灾情，以为是天地分祭的结果，便命以南郊圜丘旧址为坛，坛上盖屋，并定名大祀殿，以每年的正月挑选吉日，祭天祀地一同进行。他曾亲自撰写《大祀文》，论说改分祀天地为合祀天地的缘由：

“岁祭天地于首春三阳交泰之时”，“乃夜升坛，山川草木不摇，江海不波，太阳中天，神恍临降，故合祀宜也”。朱元璋认为每年斋居时期必有风雨，是祭祀的时节不合适，京师出现灾异，是祭祀没有搞好，祭祀天地不宜分别而祭，就像人们侍奉父母不宜将他们分开。天地合祭时，万籁俱寂，仿佛神明降临，使

得朱元璋更加坚信了对天地神明的尊崇。他曾说过：“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朱元璋的做法对以后北京天坛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永乐建天地坛图

燕王朱棣，发祥北京，故迁都北京。在他手里，父亲朱元璋的愿望得以弘扬，因为他建筑了一个规模更加宏大，堪称世界第一的皇家祭祀地——天地坛。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师攻克南京，从其侄儿手中夺得皇帝宝座，遂计划迁都北京。北京是朱棣的封地，又是金元古都，迁都北京便于控制全国。其郊坛宗庙建设是当时北京城一体化营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郊庙建设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天地坛完工。此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翌年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正月甲子，朱棣即明成祖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建成，亲自到太庙祭祀列祖列宗。十天后即“甲戌”日，又“大祀天地于南郊”。祭天是皇帝专有的权利，朱棣祭天并代表子民祈求天地的佑护，表明君权神授。对其巩固自己帝位，震慑反对势力有着特殊作用。可见，南郊建筑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中，有着重要地位。

北京城的营建，如史书所载：“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⑦

当时北京天地坛的建制，古人有详尽记载，文字虽然略有晦涩，但从中我们可以知晓最初北京天地坛的建筑原貌。“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门外，东西列十二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祇。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⑧。这其中大祀殿是中心建筑，也是最重要的建筑。其规制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有载：“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饰三采。正中作石台，设上帝皇祇神座于其上。殿前为东西庑三十二楹，正南为大祀门六楹，接以步庑，与殿庑通。殿后，为库六楹，以贮神御之物，名曰天库，皆覆以黄琉璃。其后大祀殿易